

湛然的「無情有佛性」論 與佛性的「主體性」問題

唐秀連

摘要

天台宗九祖荆溪湛然因為「無情有佛性」說而聞名。本文從佛性的「主體性」問題入手，總結出他對「佛性具有實在的體性，唯有情獨有」這一見地的批判。湛然認為，不但有情有佛性，事實上，連無情也有佛性。

本文認為，湛然「草木有性」說的目的，不在於貶損如來藏清淨心的尊貴性和主體能動性，而是修正單純的唯心論可能對心性孤絕於萬法之外的「超絕性」的妄執，緣此世人亦可避免掉入世俗認知方式中「佛性」觀念可能蘊藏的自我中心窠臼。不過，宣稱無情有性並不等如認同草木可各別成佛，故「無情有性」與「無情成佛」，應當分而論之。

關鍵詞：湛然、無情有性、佛性、主體性、天台宗

壹、佛性「主體性」問題之提出

所謂「無情有佛性」（亦稱「無情有性」、「草木有性」）的命題，是以印度佛教經典為濫觴，如《大般涅槃經》即明言「一切諸法中，悉有安樂性」。¹《大寶積經》亦明確表示：「一切草木、樹林無心，可作如來身相，具足悉能說法。」²這都意味著無情與佛性掛鉤。然而這種說法在印度佛教並不盛行，³到了中國才蔚為大觀，成為佛學中國化一個鮮明突出的標誌。⁴

在中國佛教史上首唱「草木有性」的是三論宗的祖師吉藏（549–623），⁵其後繼者尚有牛頭初祖法融（594–657）、禪宗六祖慧能門下的南陽慧忠（677–775）、華嚴宗學者李通玄（635–730）、天台宗九祖荆溪湛然（711–782）等，⁶當中尤以湛然的論述最為詳備。他從多個角

1 曇無讖譯：《大般涅槃經》卷3〈壽命品〉，《大正藏》冊12，頁380上。

2 曼陀羅譯：《大寶積經》卷27，《大正藏》冊12，頁150上。

3 在印度，「無情無性」、「無情不得成佛」才是被普遍接受的觀念。印度佛教傳統上認為，成佛必須依賴意識、感覺等主觀活動能力，由於無情之物缺乏這些主體能動性，所以不具備佛性，更無成佛之事。如《大般涅槃經》卷37〈迦葉菩薩品〉第十二明確宣稱：「非佛性者，所謂一切牆壁瓦石無情之物。離如是等無情之物，是名佛性。」（《大正藏》冊12，頁581上）；又云：「眾生者即是佛性。何以故？若離眾生，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（同上，頁568下–569上）受《涅槃經》思想的影響，南北朝的佛教學者，多數繼承了這種見解，如僧亮的《集解》云：「無情之物者，無情，無悟解之性，非性也。」（《大般涅槃經集解》卷68，《大正藏》冊12，598頁中）。

4 潘桂明和吳忠偉指出，「無情有性說」使中國佛學與印度佛學的距離再次拉大，表現出鮮明的民族特色和時代特色，見兩人合著的《中國天台宗通史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2001），頁301。

5 在吉藏以前，淨影寺慧遠（523–592）曾在《大乘義章》的〈佛性義〉論及能知性和所知性（詳見廖明活：〈淨影寺慧遠的佛性學說〉，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》第4期〔1994〕，頁265–266。）不過，慧遠未嘗開宗明義地主張「草木有性」，也未提供具體的論證。這些工作，有待吉藏來完成，而成為正式唱導「草木有性」的先聲，見鎌田茂雄：《中國華嚴思想史の研究》（東京：東京大學出版會，1965），頁442。

6 「無情有佛性」說在中國的形成過程，詳見鎌田茂雄的《中國華嚴思想史の研究》，頁440–443。